

引用:肖潇,王祖红,李丽,袁自水,王英浩,范梦蝶.近十年针灸治疗心身疾病的研究概况[J].湖南中医杂志,2020,36(12):163-164.

近十年针灸治疗心身疾病的研究概况

肖潇¹,王祖红²,李丽²,袁自水¹,王英浩¹,范梦蝶¹

(1. 云南中医药大学,云南 昆明,650500;2. 昆明市中医医院,云南 昆明,650011)

[关键词] 心身疾病;针灸疗法;综述;学术性

[中图分类号] R259.4 [文献标识码] A DOI:10.16808/j.cnki.issn1003-7705.2020.12.062

心身疾病又称为心理生理疾病,是指以躯体症状为主,主要表现为躯体器质性疾病和躯体功能性障碍,在发病、发展、转归和防治过程中与心理、社会因素密切相关的一类疾病。根据美国心理生理障碍学会制定的分类,心身疾病包含皮肤系统、呼吸系统、消化系统、心血管系统、泌尿生殖系统、内分泌系统等多系统疾病。以上各类疾病,均可在心理应激后起病,在情绪影响下恶化^[1]。随着现代社会的飞速发展,工作、生活节奏不断加快,人们的心理压力越来越大,因而心身疾病的发病率逐渐升高,现将近十年针灸治疗心身疾病的研究概况作如下综述。

1 心身疾病的中医学认识

中医学中并没有“心身疾病”这一病名,多将其归属于中医情志疾病的范畴。有研究表明,中医心身医学的理论基础源于《内经》的“心身合一论”“天人合一论”和“脏腑相关论”^[2]。“形神合一”是《内经》的生命观,是心身统一论的理论基础^[3]。《针灸甲乙经·精神五脏论第一》中开篇即强调“神”的重要性,指出“凡刺之法,必先本于神”,不仅总结了大量针灸治疗心身疾病的处方,还开创了针药并用治疗心身疾病的先河^[4]。

早在先秦时期,《黄帝内经》就记录了关于心身疾病的认识,提出了“心为五脏六腑之大主,精神之所舍也”的理论。《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载:“心藏神,肺藏魄,肝藏魂,脾藏意,肾藏志,是谓五脏所藏”,把人的精神情志活动分属五脏;“人有五脏化五气,以生喜、怒、悲、忧、恐”“悲、哀、愁、忧则心动,心动则五脏六腑皆摇”,强调人的情志活动由五脏所生,与此同时心神、情绪也对人体产生反作用。张景岳曰:“形者神之体,神者形之用;无神则形不可活,无形则神无以生”,体现了中医学重视心理现象与心身疾病的相关性。

2 心身疾病的发病机制

2.1 中医学 中医学关于心身疾病的病因病机认识源于《黄帝内经》,书中载有“精神内伤,身必败亡”“怒伤肝”“思伤脾”“忧伤肺”“喜伤心”“忧伤肺”“喜则气缓”“怒则气上”“悲则气消”“思则气结”“恐则气下”“惊则气乱”等相关论述,不仅对后世情志致病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也对现

今心身疾病的病因病机研究有重要的指导作用^[5]。中医学认为,心身疾病是以气滞、气逆为主的气机失调,以及由此产生的瘀血、痰湿、寒结、热结、寒热互结等合而为病,与先天、情志、体质、药物等因素息息相关。于婷婷等^[6]认为,心身医学就是心身相关性,即心理因素影响身体,身体因素也影响心理。这与中医学“形神学说”的观点不谋而合。因此,中医形神学说为心身医学的产生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心身医学为形神学说的现代阐释和研究起了推动作用。

2.2 现代医学 现代医学认为,“中介机制”是心身疾病重要的致病机制,即当人体出现持久或过度的情绪反应时,可导致严重、长久的植物神经功能紊乱,从而使相应内脏产生器质性病变。葛敏等^[7]的研究发现,心身疾病的发病机制大致可归纳为脑与躯体相结合。外界应激事件及特殊个体的原因成为应激源,刺激躯体下丘脑,从而产生一系列神经功能反射,使激素分泌抑制、机体免疫功能下降,导致抵抗力降低。长期应激反应刺激机体则可产生功能性或器质性病变。

3 心身疾病的针灸治疗

于婷婷等^[6]认为,在心身疾病的临床治疗过程中,“治神”在针刺治疗中起决定性作用,脑主神明对针灸“治神”有着重要意义。针灸“治神”主要体现在安神、守神、调神三个方面。“安神”,它的作用在于激发机体的自我调整能力,调动机体固有的积极因素使机体的正气恢复,邪气消除,即扶正祛邪,从而达到机体正常的气血阴阳平衡,实现机体由病理状态向生理状态的转化;“守神”,指医者针刺施术时应当凝神聚气,专注于针刺过程,密切观察患者的状态,而患者也当集中精神,认真体会,排除杂念,使针刺的疗效进一步提高;“调神”,则是通过各种行气手法的操作,促使患者得气,在产生经气效应的基础上配合临床选穴,运用一定的补泻手法达到平衡阴阳、调整脏腑功能,恢复神智状态的目的。

刘海静等^[8]认为,对于心身疾病的治疗,针灸与心理调节在作用机制上存在共性。针灸是自然疗法,属于机械刺激,它是依靠促进、激发机体自身的调节功能和自我康复的潜能,使机体从病态向正常生理状态转归,其与心理调节都

是通过对大脑皮层的良性刺激来实现治病的共同目的。而针灸临床独特的医患关系模式,也使现代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所倡导的医患联盟更加容易建立。

肖伟等^[9]认为在治疗心身疾病时,按经脉论,主要集中在督脉、任脉、心经、心包经、肾经、膀胱经上;按部位论,主要集中在头面部、背部、四肢远端。张一帆^[10]整理医案,“《资生经》曰:王执中母久病,忽泣涕不可禁,知是心病也,灸百会而愈。后遇忧愁凄怆者,灸此穴,无不愈”。其认为通过针灸百会,升阳举陷,促进阳气升举,治疗悲则气下之疾,达调神之功,使形神相合,从而使患者恢复健康,是古代针灸治疗心身疾病的先例。张丽萍等^[5]认为《素问·血气形志》中的“形志苦,病生于脉,治之以灸刺”,指虽无体力劳动之累,但却有过度思虑的精神负担,若发病多深在经脉,故治疗宜用灸刺,体现了针灸可以刺激体表穴位,通过全身经络的传导来调整气血和脏腑的功能以治疗心身疾病。

陈丽智等^[11]运用“调神导气”针法治疗情志疾病,以治神为针法取效的关键,能够快速、有效、安全地调节患者的情绪及机体的功能状态,尤其对于失眠、焦虑、躯体症状具有较好的治疗作用。尹重等^[12]认为治神法在治疗创伤后应激障碍中具有特殊意义。根据临床辨证分析,针刺时可选用以醒脑开窍、安神宁心的穴位为主,调节其他主要脏腑功能的穴位为辅,同时配合补泻手法以及电针治疗,疗效显著。沈燕等^[13]从“神”论针刺预防性治疗偏头痛,在选穴上除按“经脉所过,主治所及”选取少阳胆经穴位以外,还根据调“神”选取督脉穴位,通过督脉循行将心、脑、肾有机联系起来,成为广义上的脑,共同发挥元神之府的功效而在实践中取得良好效果。陈朝明等^[14]认为针灸治疗功能性便秘时,加以选取百会等督脉头部善治神志病的穴位可调理情志,解除焦虑、抑郁等症状,通过调神对治疗便秘产生了促进作用。

谷忠悦等^[15]探讨了《内经》心身疾病经络辨证的特点与规律,认为临床中精神性焦虑以足阳明经和足少阴经为显著,躯体性焦虑以五脏为主;并提出运用经络辨证指导心身疾病治疗。刘家瑛在治疗气滞胃痛时以疏肝和胃、理气止痛为治法,选取肝之原穴太冲以及双侧的肝俞穴疏泄肝气,以使肝气条达,临床治疗效果显著^[16]。刘畅等^[17]对针刺四关穴在心身疾病中的运用与研究进行归纳综述,认为四关穴堪称经典配穴,尤其擅长治疗因情志所伤而产生的心身疾病。两穴一阴一阳,一气一血,一升一降,是一组具有阴阳经相配,上下配穴,首尾相应,气血同调等特点的针灸处方。薛尔平等^[18]运用针刺方法在治疗泄泻肝郁脾虚证时选用具有疏肝理气作用的穴位如公孙、太冲等,并采用导气法配合主穴进行针刺治疗,具有良好的临床疗效且不易反复。

4 小结和展望

现代社会,心身疾病逐渐成为影响人类健康的一类重要疾病。综观近十年的临床研究发现,针灸治疗心身疾病渊源颇深,病种广泛,疗效显著,值得进一步推广应用。通过大量查阅资料分析文献,笔者认为,目前还存在许多问题:1)文献报道多为其渊源、病因、发病机制的研究,但众说

纷纭,尚未形成统一的理论体系;2)治疗方面的研究相对不足,对单一病种研究较多,缺乏对整体疾病谱规律的研究;3)对针灸治疗心身疾病的研究深度广度尚不足,不能充分体现针灸在治疗心身疾病上的优势;4)缺乏多学科融合的临床研究设计。

针灸治疗疾病本就是一种对患者进行心身调节的过程,针灸疾病谱与心身疾病关系密切,大部分心身疾病在针灸疾病谱中都有提及或间接相关。因此,针灸在治疗心身疾病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应积极探索心身疾病的发病机制以及针灸的干预原理和作用机制,为心身疾病的中医学防治提供科学依据,发挥针灸治疗心身疾病的强大优势,促进中医心身医学体系的形成与发展,帮助患者恢复身心健康。

参考文献

- [1] 李凌江. 行为医学[M]. 2版. 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8:166-170.
- [2] 赵志付,赵鹏,张成,等. 中医心身医学的由来与发展[C]//第四届心身医学新进展国际论坛. 北京:北京医学会、北京中医药学会, 2012:1-14.
- [3] 王庆其.《黄帝内经》文化专题研究[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4:88-94.
- [4] 肖伟,梁发俊. 浅谈“形神合一”与“形神共治”[J]. 甘肃中医学院学报, 2011, 28(4):16-18.
- [5] 张丽萍,颜红,侯冬芬. 心身医学中医研究进展[J]. 天津中医药大学学报, 2008, 27(3):206-208.
- [6] 于婷婷,邹伟,王珑,等. 浅谈针灸“治神”与心身疾病的关系[J]. 黑龙江中医药, 2013, 42(2):46-47.
- [7] 葛敏,韦丽,殷艳玲. 心身疾病的护理研究进展[J]. 护理研究, 2008, 22(1):18-20.
- [8] 刘海静,刘自力. 针灸疗法治疗心身疾病优势浅析[J]. 河北中医, 2010, 32(9):1375-1376.
- [9] 肖伟,梁发俊. 浅谈“形神合一”与“形神共治”[J]. 甘肃中医学院学报, 2011, 28(4):16-18.
- [10] 张一帆.《古今医案按》心身疾病医案整理研究[D]. 昆明:云南中医学院, 2017.
- [11] 陈丽智,王玲玲. “调神导气”针法在情志疾病治疗中的运用[J]. 中国针灸, 2011, 31(11):1003-1006.
- [12] 尹重,张虹,陈炜炜,等. 创伤后应激障碍及其针灸治疗初探[J]. 四川中医, 2009, 27(8):123-125.
- [13] 沈燕,樊小农,王舒. 从“神”论针刺预防性治疗偏头痛的思路探讨[J]. 中华中医药杂志, 2015, 30(4):1160-1163.
- [14] 陈朝明,金洵,蒋亚文. 针灸对女性排便功能障碍两个亚型的治疗作用研究[J]. 上海针灸杂志, 2008, 27(6):3-5.
- [15] 谷忠悦,关怀玉.《内经》中心身疾病相关症状经络辨证特点的研究[J]. 实用中医内科杂志, 2011, 25(4):35-36.
- [16] 张伟那,周宇,张宁,等. 刘家瑛教授对胃痛临床诊治[J]. 辽宁中医药大学学报, 2014, 16(4):111-112.
- [17] 刘畅,张虹. 针刺四关穴在心身疾病中的运用与研究[J]. 四川中医, 2017, 35(3):217-219.
- [18] 薛尔平,袁青,汪满霞. 肠三针治疗慢性腹泻临床运用[J]. 亚太传统医药, 2016, 12(9):71-72.

(收稿日期:2020-02-07)